

張寶中一著

子夜詩



泗水大中華書館發行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八日



# 子夜

一

是黑夜，

又像是嚴冬。

統治這地面上的，

是刺骨的冷風。

人啊，

已經不能夠走動；

靜悄悄地躺着，

成了蟄伏的昆蟲。

雖然是在床上，

却又做不成好夢。

向着窗縫兒看去，

外面是萬里長空。

二

如果是天亮了，

我要趕快的

走到一條大路上，  
呵，這條路：

還有多少車兒，

可給我乘着來往？

還有幾個相識，

可同伴着歌唱？

這一切，

我不能再往下想。

我所能夠知道的，

是一個掛在青天，

放射着紅光的太陽。

## 台灣同胞

一

你和我，我和你，

原來是一個家族的兄弟。

遺留在你口頭的鄉音，

就是最顯明的標記！

二

惡運的開頭，  
是在前半個世紀。  
因為我們的祖宗，  
不提防受了人家的襲擊；  
就忍着心痛，咽着眼淚，  
把你的爸爸拋棄！

三

可憐你爸爸一個孤兒，  
他居然想掙扎自立。  
但他弱小的身體，  
怎麼受得住拳打和腳踢？  
他只好低下頭，  
默默地成了人家的奴隸！

四

也許他希望將來的兒子，  
也許他希望老家的兄弟，

五

有一天，翻轉身來，  
洩盡他胸中的怨氣。  
他過着牛馬般的生活，  
總是等不到這一個時期，  
他留下了這一線希望，  
悄悄地進到了墳墓裏！

你呢，你出了娘胎，  
就落在那不幸的土地；  
你逃不出那個活地獄，  
你跳不出那黑魔的掌裏，  
你沒看過老祖宗的遺像，  
也沒有聽過自身的來歷；  
只是懵然的，靜靜的，  
做着人家的奴隸；  
有時候竟回轉頭來，  
侮辱自己的骨肉兄弟。

## 六

今天你穿着破爛的軍衣，  
 駕着汽車，好像很得意。  
 你說你本來是當教員的，  
 姓名叫做什麼山本英一。  
 寫了「建設大東亞不退轉」，  
 還有什麼「七轉八起」。  
 你的福建話已變了樣兒，  
 你已經說不出什麼道理。  
 唉，你已忘却了你的爸爸，  
 一併也忘却了你自己。

## 七

我討厭你，我恨你，  
 不，不，我可憐你！  
 可恨的，可怕的，  
 人家手段惡毒得希奇！  
 他抽去了你的靈魂，

教你變成了

一架骷髏似的機器！

## 八

現在時局是這麼危急，  
 假如不能夠得着轉機，  
 那麼，這大家的子孫呵，  
 都將要變成今天的你；  
 他們都將呆頭呆腦的，  
 永遠在那黑暗的地獄裏！

## 九

幸而，這世界還存着正義，  
 祖宗還有潛藏着的勢力；  
 老家的兄弟已一同奮起，  
 流着鮮血去維護公理。  
 總有一天要把你奪回來，  
 緊緊的抱進自己的懷裏。  
 讓我們流着痛快之淚，

教你認識老家的親兄弟！

附記：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日軍一隊寄宿任林中華學校。次日，傍午，一個駕駛汽車的台灣兵忽回校內，索取爪哇地圖，與一教員及二三校友對話，一面又用火柴蘸墨，畫了一張似神又似鬼的怪圖畫，題上「皇軍入城紀念」等等數行字，並署昭和年號及本人的日本化姓名。我所遇見過的台灣同胞，要算這人給我印象最深，也最使我哀痛。因此作了這一首詩歌。

賊

一個商人，  
慢慢的到了這兒；  
他訴說了一段經過，  
嘆氣着：「我現在做着賊兒」！  
用腳車載貨的矮子，

他說，「為着避開麻煩，  
多走了半個大圈子。  
唉，只為着吃飯啊，  
我現在正做着賊子！」  
頭頂頂着米籬的婦女，  
三三兩兩，  
揀着偏僻的道路，  
走向村外的市場。  
那知道，  
幾個警防員拿着竹槍，  
用官價買了她們的米糧。  
她們苦笑著，說道：  
「賊子遭着賊子搶」！  
農家私藏着幾盞米，  
商人藏了幾張舊鈔票，  
他們的心都卜卜地跳着，  
怕聽着官吏們的呼叫。

大家都是做着賊，  
做到何時才算了！

有個穩重的老頭兒，

他說賺了錢有什麼用，

他要老老實實的「奉公」；

那知道不上兩年，

弄得錢包空空，米袋空空。

他的小孫兒尋找些米糧，

自己偷偷地運送。

他又驚又喜，

居然做了「賊公公」。

唉，一切的人們，

都已經成了賊子；

誰可以不做賊子呢？

只有那一羣

頒發命令的大賊子！

## 遊 行 隊

一行敲敲拍拍的音樂隊，

一羣的孩子和少年，  
他們呼喊着，應和着，  
來到這十字路邊。

他們停步了，

中間是一個女的，

她被畫成一個大花臉；

在她裸着的上半身，

懸掛着許多叉子和湯匙，

是多麼奇怪的裝飾！

一個留着短鬚的役吏，

揚着鞭子，

向她脚上用力的抽；

她只是咬着嘴唇，

可不知道有沒有害羞？

役吏開口了，

她跟着開口了，

報告她偷了人家的東西，

現在要到「甘多兒」（註一）去了。

小兒們「呼」「呼」地叫喊，  
應和着敲鼓拍拍的樂聲；  
他們興高采烈地遊行，  
他們還要繼續前進！

二

又是一行的音樂隊，  
敲着鋼板，拍着鼓兒，  
一羣的孩童呼喊聲，  
走過了這條十字路。  
每人手上擎着一根竹片，  
穿插着一隻一隻的柳鼠。  
那是破壞椰殼的小賊兒，  
這羣人奉令把牠們捉住。  
不料這一羣人，  
竟激動了一個老婦；  
她冷冷地說：  
「爲着柳鼠作司拉麥丹（註二），  
這是一個大侮辱。」

他們這麼樣呀，  
到底有什麼用處！」

註一：巫文 Kaniol，辦公處，或衙門。

註二：Selamatan 祈禱會一類的意思。

十字架

嘴昏上一個十字架，  
這是一張宣傳圖畫。  
教訓你們馴服的大衆，  
不可隨便開口說話。  
說錯了話不消說惹禍，  
單單唉聲嘆氣也是罪過。  
幾個鄰人突然地被捕了，  
誰也不知道是爲着什麼！  
魔鬼跟着大家的背後，  
什麼話都不敢開口。  
是死水一般的寂靜，  
冷冷地要叫你發抖。



## 野 芋

看啊，這東西就叫做野芋，  
據說牠裏面含着些孟（金旁）質，  
牠向來生在深山大澤中，  
我們大家都不和牠相識。

那知道這「大東亞聖戰」中，  
一草一木都要獻給軍用；  
每家一個男人奉令出發，  
就低着头走向那些山洞。

你用着斧頭，我用着鐮刀，  
那野芋啊，可不容易找到。  
你說找不到，也必須找來，  
要不然，你別打算回頭跑！

一片片的山改變了容顏；  
一根根的草遭受了災難；

一個個的臉現出了鬼相，  
一張張的嘴倒吞着悲嘆。

有個人從山腰落到澗裏，  
掙扎了一會，再也爬不起。  
他的家族把他收埋了事，  
埋進土中，可憐裸着身體！

你這「野芋」是個什麼東西，  
逼着大家來做你的奴隸！  
可是你也將粉身碎骨了，  
讓我們啊，看看你的葬禮！

路

兩條交叉的大路上，  
灰塵整天的飛揚，  
滿滿的脚印却不變樣。

用些井水向門前路上澆，  
一連澆上了幾個清早，  
竟生出種疎嫩綠的小草。  
兩隻雞兒尋食在小草邊，  
一個孩兒漸漸的走近了，  
他竟哭着不敢上前。

他驚奇不同顏色的泥土，  
他不知道這是更好的路。  
唉，這就是他們的痛苦！

野牛禮讚

為爪哇勿禮達「義勇軍」於一九四  
五年二月十四日發動抗日，後被判處死  
刑而作。

三年的事實在我們眼中：  
多少的傀儡由人家弄玩，  
多少的瞎子跟人家亂衝，  
多少的生命白白地丟送！  
只有你們一羣熱血鮮紅，  
只有你們六個死得光榮！

青年大眾自己稱作「野牛」，  
可是有些只能做着走狗。  
你們一羣挺起身來戰鬥，  
那班惡獸立即慌張發抖。  
這光榮的血決不會白流，  
世界公民會向你們招手。

## 粉碎了

大路上的歌聲：

「亞美利加粉碎了」。

路旁邊的閑話：

「我的紗籠粉碎了」。

房子裏的自言自語：

「你的老家粉碎了」。

哈哈！等着看吧：

是唱的對還是說的對，

是什麼東西「真個的粉碎」。

### 敬悼羅斯福大總統

你代表着全美國的人心，

你領導着全美國的國民；

負担起最崇高的使命，

向着正義的目標前進！

洪水猛獸在東半球猖狂，

那些魔鬼真不容易掃蕩。

你緊握住全美國的力量，

從西半球放出萬丈光芒。

你救了危急的大不列顛，

也救了制度不同的蘇聯；

全世界等待解放的人們，

都沾受了你偉大的貢獻。

為根絕洪水猛獸的來源，

實行民主，不許任何偏見。

這是個多麼偉大的計畫，

前途還存在着多少巨艱！

聯軍勢如破竹般的獲勝，

轉瞬間，世界將大放光明。

那知道就要黎明的俄頃，

忽殞落了這顆偉大的星！

不肯休息的偉人呀，  
造物者偏要你休息了。  
東半球已現出了曙光，  
感謝你十餘年來的努力！

一九四五·四·十五·大總統逝世後三日。

### 太陽標的膏藥

東京的報道者張着喉嚨，  
一向叫喊得非常地起勁。  
但「戰局於我未必有利了」，  
他的口調也就起了變更。  
他對愚蠢的「大東亞十億」，  
宣揚大東亞的精神文明。  
他把戰局消息攔在一邊，  
說起來倒也有些兒動聽。

他說——

「敵人的生產力雖然旺盛，  
可是，那，有什麼要緊？  
他們一離開了物質，  
就要保不住一條老命。  
看哪，用電波駕駛飛機，  
豈不是比他們更加本領？  
只因為單單靠着物質，  
就救不了日耳曼的死証。  
我們却是大大的不同啦，  
我們所靠的是精神文明。  
我們的神風特別攻擊隊，  
決不肯讓愛機獨自飛行。  
寧可跟飛機一同散華了，  
大家都作勇壯的犧牲。  
這是以精神駕駛物質，  
這是大東亞文化的本性！」

「萬惡的鬼畜的敵機羣，  
竟轟炸了我們的神宮。  
這是兩千多年來的聖域，  
我國民看了好不悲痛！  
一億憤激而總崛起啊，  
結成戰鬥體更加不放鬆。  
快把神宮神殿恢復起來，  
讓國民參拜表示敬重。  
再來舉行全國總祈禱，  
天神援助聖戰必然成功！

「我們不是不能夠反攻，  
只因現在還要隱忍自重。  
皇國到處有着無形堡壘，  
全都是任攻不落的鐵桶。  
我們要在海上殲滅敵人，  
不讓他們在皇土上走動；

否則在皇土上殲滅他們，  
不許他們進入皇土心胸；  
否則到處展開殲滅戰，  
殺盡他們在地上和天空！

「你以為我只是在宣傳麼？  
請看看敵方發表的消息。  
紐約論壇報論我們日本，  
在滿洲還有強大的兵力。  
縱使佔領我們全部國土，  
我們還要向着敵人撲擊。  
相信吧，還要再戰百年咧，  
要滅盡美英一般驕敵。  
大東亞十億都解放了，  
才是奉報聖恩於萬一！」

哈，哈，什麼物質，精神文明，  
這已是三十年前的老調。

你到了日暮途窮的今天，  
却用着這個腐臭的葯料。  
這或者可騙愚蠢的市民，  
你的死証怎麼醫治得了？  
算了吧，別再自欺欺人啦，  
等待你來生再學些乖巧。

### 洪水與猛獸

——為希特勒的死亡，德國的崩潰作歌

洪水是洪水，  
猛獸是猛獸；  
這是兩種東西，  
從沒有看見一道兒走。  
可是，在這時代，  
却有洪水性質的國家，  
却有猛獸化身的魁首。  
這洪水把猛獸！

養成得特殊的兇猛；  
這猛獸把洪水！  
領導着向大地奔流。  
幾年來，這匹猛獸，  
伸長了牠的巨頭  
發出了怒吼，  
張開了血口，  
牠要吃盡善良的人們，  
全人類都已經驚惶發抖。  
牠領導下的洪水，  
幾乎衝蕩了全個歐洲。  
幸運啊，  
宇宙還有偉大的太陽，  
他放射出紫色的光，  
放射出紅色的光，  
放射出淡色的光；

把一切的光和熱，  
集中在那洪水的身上。  
那洪水就化作了雲霧，  
孱弱地在空中飄蕩。  
牠漸漸地乾枯了，  
弱小到沒有一些力量。

那匹猛獸啊，  
牠已經失了屏障，  
再也不能跳舞，  
再也不會瘋狂。  
牠瘦瘠下去了，  
只剩下骷髏似的模樣。  
牠變作了可憐的東西，  
比不上一隻弱小的羔羊。  
在五月一日這勞動節，  
只一槍，死在工人的手上。  
好呀，好呀；

洪水已經乾枯，  
猛獸已經死亡，  
世界可以安寧了，  
這是人類的榮光。  
讓我們同聲歌唱，  
慶賀新人類的康強。

### 為日本祝福的人們

她，好像是中國人的顏面，  
在城市裏流蕩了好幾年。  
她不知怎麼樣兒的，  
就變成了端日本的家眷；（註一）  
花裙，戒指，鑽石，頸鍊，  
應有盡有的任着她挑選。  
看着她凸起來的大肚子，  
端日本常常現出了笑臉。  
端日本愛他將來的寶寶，

叫她回到老家好被照料。  
雪亮的汽車給她乘坐着，  
馬來母親伴着到處飛跑。  
她的屋子變成了棧房，  
糖啦米啦儲藏着十幾色。  
那班搜查蔓積的警察，  
對伊一家連眼都不敢瞧。  
她的母親油頭粉面的，  
本來是一個漂亮的娼妓。  
這老娼妓到處的宣傳着：  
「端日本是真個的好牌氣。  
他對着我們總是笑嘻嘻，  
給我們一切要用的東西。  
你看，端日本相好的人們，  
那一個不是隨心滿意？  
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希望，  
只願他不要離開這土地。  
只有我們才真心愛日本，  
希望日本得着最後勝利！」

註一：當地人民說及日本人時，都

稱 TOEAN NIPPON TOEAN 音

譯「端」，敬稱也。

月下

柳的葉，  
蕉的葉，  
高高低低的  
還有許多別的葉。  
在澄靜的月光下，  
竟是一般的明潔。  
在天空，  
在眼中，  
還有許多人兒啊，  
只能在夢裏相逢。  
四方是這麼寂靜，  
聽不見一絲的風。  
不問是殘缺或團圓，



月啊，我總願意跟你相見  
就在這麼樣的年歲裏，  
你打了多少次的回旋？

你內部的山川，

有了多少次的改變？

但在我的眼中的，

依然是這般潔白的面！

### 三個夥伴（兒歌）

西一個強盜，東一個流氓，  
還有個乞兒，結合成一黨。  
他們打向西，他們打向東，  
犧牲千萬人，他們好威風。  
他們要勝利，他們不講理。  
世界大不平，跟他打到底。  
乞兒只會叫，他的氣力小。  
喘不過氣來，就先逃跑了。  
強盜真倔強，滿身受重傷，  
打得粉碎了，用不着埋葬。

流氓靠不住，說有神幫助。  
連神也死了，都是為貪故。

### 鴿兒（兒歌）

兩隻花鴿兒，伴着共遊戲。  
探頭探腦看，忽東又忽西。  
飛到屋簷上，飛到草叢裏。  
到處有糧食，不必愁肚飢。  
生出小蛋來，孵着在身底。  
這隻疲倦了，那隻來代替。  
經過十餘日，蛋殼便分離。  
小鴿沒聲音，睡在暖窩裏。  
養活小鴿兒，父母相交替。  
嘔出喉間物，吐進小嘴裏。  
小鴿漸長大，叫着嘻嘻嘻。  
撐開兩翅膀，美麗的天衣。  
鴿兒可知道？人們在這里：  
這家沒柴燒，那家沒有米，  
老人沒褲穿，孩兒裸着體，  
生就沒衣裳，怎麼比得你。



子夜歌詩卷二

卧床看月

燈息帷垂夜氣涼，小窗卧對月如霜。漫云千里常相共，別緒縈心夜倍長。

三十一年清明節

沈淪哀此地，羣鬼任縱橫。未易離羅網，何庸論死生。人心當暗澹，節令值清明。華族先靈在，九泉愿失聲！

故里音書絕，空勞思念爲！此身如不死，先祖自應知。展墓猶常事，危邦未易支。國殤誰祭奠，俗例不宜施！

初居邨舍

南畝村落說「塋沙」，柳下蕉旁住幾家。畜類繁孳無吠犬，綠陰濃郁不開花。地鄰海岸風塵惡，宅近林邊鳥雀譁。逋客祇求棲止處，乾坤如此莫吁嗟。

幽居四律

運厄時窮自守真，柳蕉邨裡暫藏身。縱餘三戶猶存楚，轉徙千山爲避秦。得友漁樵甘寂寞，要防狐鼠尚艱辛。中宵起立觀星斗，好望晨曦豈一人！

溝洫田疇一望中，是誰手澤奪天工。江山如舊三秋熟，世局翻新萬戶窮。入夜杵聲心共應，沿

途米賤土相同。痾瘵胡越休云異，枕席偷安愧寸衷。  
頻年勞碌未曾休，趁此閒居條十週。卧覽陳編消永日，得看飛鳥勝幽囚。存亡莫卜親千里，勝負難分賭五洲。但願青山留得住，此身困苦復何尤。  
獨坐凝思夜悄然，幾多面影現燈前。跼天踏地身猶在，促膝談心事已捐。嚮往亭林學未至，儀型馬氏帳虛懸。一腔熱意酬何日，腸日九迴苦自牽。

周歲疊前韻

偽報難逢一字真，管中窺豹料全身。連城依約將歸趙，四海堅盟誓滅秦。悍寇勢衰鼎失足，遺民劫末苦兼辛。銅山西塌洛鐘應，可信蒼天不負人。  
役吏奔馳滿路中，可憐鷹犬半農工。層層催逼不容緩，戶戶搜查莫怨窮。禁令紛紛朝夕異，吞聲寂寂印華同。否終當有泰來日，忍待須臾慰寸衷。  
因循積習未能休，舊韻拈來又歲週。坐對椰蕉真似隱，起看男婦盡如囚。春秋窮究評三傳（註一），得失詳推料九洲。髀肉復生嗟自逸，先憂後樂本無尤。  
海風狂嘯氣森然，腐草飛灰混眼前。幾見弱腰頻向折，尚留貞幹未曾捐。座來俗客言偏趣，訊絕窮鄉望久懸。多少朋儕遭禁錮，死生莫卜夢魂牽。

註一：時正撰作春秋經傳論稿，又名「以春秋為中心的思想史」。

椰林賞月

昔年罕見月當頭，燈下揮毫興未休。自隱椰林常望月，碧天無語訴靈脩。  
椰樹亭亭欲上霄，如梳細葉萬千條。芭蕉似扇低垂地，對月婆娑影最嬌。

睡醒

一覺醒來冷氣侵，晨雞初喚月陰沈。鄰翁苦咳鄰兒哭，難耐宵寒席作衾。  
何時寒士得歡顏，此際枕高欲卧艱。但望早魔消散早，和風甘雨惠人間。

最難風雨故人來

(一) 故里鄰鄉盧君過訪，偶書「最難風雨故人來」句於案上。聊用俚句爲之湊成一絕。

某君見一揮而就，欣然取置懷中。

最難風雨故人來一，剪燭西窗亦快哉！更願風停又雨止，清暉共賞樂無涯。

(二) 後數月，君病逝醫院，次晨（即癸未除日）得報，爲之黯然。時當陰晦，因不能送葬，再用舊句，湊成三絕。

最難風雨故人來「此日重吟便可哀！風雨如今猶似晦，憐君病骨竟沈埋。

村野伊誰共舉杯，「最難風雨故人來一。聞君臨歿伸拳狀，似未甘心赴夜臺。

途程梗阻隔山隈，八表同昏霧不開。莫恨淒涼棺裏歎：「最難風雨故人來！」

思家

山水迢迢路萬千，鄉音斷絕兩三年。七旬老母知何似，一度思量一惘然。全家支度恐難勝，善畫未周錯鑄成。遠望長天聊自解，算來都是一蒼生。

兄弟篇

閱曾國藩家書曾氏示弟詩有感而作

人皆有兄弟，司馬牛獨無；謂無原屬有，委曲在憂虞。人倫遭慘變，親反不如疎：管叔以殷叛，周公舉兵屠。魯桓弑魯隱，春秋諱不書。曹丕逼曹植，其豆相煎煮。太宗唐皇帝，弭亂將兄誅。——古來痛心事，不甚相懸殊。或為顧大義，忍痛傷肌膚；或為意氣使，似有鬼揶揄。旁觀多噴笑；當局未必愚。知者惟歎息，何庸妄毀譽！

我愛宋文士，大蘇與小蘇。共享詩文趣，從政道不孤。大蘇嘗入獄，寄詩如面呼：兄弟緣未了，願作來生圖。(註一)晚年通書信，祇望共歡娛。清代曾文正，事業不可諛；但教弟輩語，詞正不可誣。彼此同憂樂，彼此共榮枯，諄諄申論辯，誠信遂相孚。

我輩生今日，不欲作庸夫：身外無長物，眼中有坦途。「四海皆兄弟，此語決不迂。心願世康樂，況同父母軀？但望明此理，一生相提扶。智能堪自立，處處可馳驅；既有手足誼，自樂同步趨。責人勿苛刻，責己莫寬舒。青年其念此，謹慎在厥初！」

註一：蘇軾獄中寄子由詩，原作「與君今世為兄弟，願結來生未了因。」

## 附曾國藩示弟國荃詩

松柏巖危巖 葛藟相勾帶。兄弟非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鷦鷯，維獸有狼狽；兄弟慎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為同岑石，無為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猶可磕。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祖樞。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 新爪哇（仿古樂府）

三十三年三月聞西爪某鄉飢民空拳抗日作

新爪哇，新爪哇，「皇軍」來此真不差。小民豎起大拇指，對着兵士叫爸爸。爪哇樓，慰安所，東一舍，西一家。裝載土婦多少車，脣紅臉白鬥鉛華。大官小吏忙不了，朝今夕改多如麻。商店空空闕不得，軍票污賤如泥沙。農民糧食被搜盡，鄉間餓倒路橫斜。官吏只知行命令，不許人民口怨嗟。我道住民心已死，生性如此奈何他！詎知西爪某鄉却不然：人心憤激將官打；搗竿再起抗大軍，紛紛慘死鎗彈下。不為餓鬼為雄鬼，匹夫壯烈氣可誇。可憐幾多領袖輩，「議員」「參與」任牽拉。開會但知東向拜，未曾開口先感謝，昔日反荷何激烈，今朝氣餒似啞吧。聞此屠場殺聲後，問汝血肉屬誰家！

農村絕句十六首

村農逐利半從商，刈稻無人役吏忙；手執日旂招婦女，敲鐘拍鼓過田莊。  
三兩老農話苦愁，難尋麻袋用遮羞；如山穀稻輸將去，未必豐收勝歉收！  
土官謀利又貪功，徵發何曾別富窮？窮戶被搜顆粒盡，腹飢說有雜糧充。  
雜糧已熟又如何，一例催收不放過。去歲紛紛豆黍案，經年猶未息餘波。  
村婦村男盡着慌，官家夜半要雞羊。暗中側耳聞呼叫，獻賣原非只一鄉。  
頭端白帽是「加齊」。握掌捫心語調低。話及官家將口閉，千般委曲且休提。  
隔舍招來一教師，新婚無筆畫娥眉。閒來為婦捕頭蝨，地厚天高總不知。  
書記昂頭村裏行，催收儲款剋期清。農民典借供儲蓄，苦臉愁眉未有聲。  
昨聞甲首遭扣留，悄悄歸來狀似囚；自說阿爺教小子，臉皮青腫不為羞。  
鑽石黃金獻出來，警官糾糾聲如雷。可憐婦女無堪獻，奉上銀鈞聽主裁。  
是誰教化足心寒，徧地人民怕見官。屈膝彎腰蹲地下，得歸村落慶平安。  
屢聞情殺命如毛，兼有女流亦膽豪。但借鋒芒全誤用，豺狼當路畏持刀。  
大官小吏盡貪汙，敲詐欺凌那日無？只要爾身非敵性，如山罪案可麻胡。  
區長原來是土豪，買田買地刮脂膏；如今奉令催輸穀，宰殺村民不用刀。



草料價昂穀滿途，餽牛暫用稻爲粥。我今問爾畜生輩，記住「皇軍」厚澤無？  
村民對我少猜疑，說我錢多笑我痴。我對諸君憐不盡，悠悠長夜旦何時！

初聞警報 兩首

忽聞警報響，滿室盡欣然。但願賊身首，霎時化作煙。  
張眼黑如漆，唯聞鼠輩聲。悠悠長夜後，終必見光明。

四十 自叙

甲辰九月月當開，墮地如今四十年。幼小堪憐朋侶少，依稀猶記性情偏：青燈有味耽書甚，棘  
蕪初聞戒食堅。椿樹已凋先輩盡，難將羅縷證從前。

四載孜孜業鳳城，初從鄰邑博虛名，柳韓文字翻粗熟，牛頓儀型認未清。（註一）念切謀生甘  
小試，學非所用歎無成。繞離窗下居西席，念一年華事舌耕。

爲思鵬擊且圖南，九曲羊腸未半諳，涉獵難言胸有萬，飄遊曾歷島凡三。不官不黨心存直，論  
政論文筆屢酣。修息行藏隨世運，時乖養晦可無慙。

佛說三生理似真，今吾但認現前身。脫離大劫重來世，收拾殘編再作人。仰俯自維心未了，蹉  
跎何日志方伸。茫茫學海無窮味，用代袈裟解苦辛。

註一：校中數學教師，曾以漢隸錄牛頓傳見賜

謝林清芬先生

避跡荒村歲幾更，朋儕隔絕自偷生。為防瓜蔓相牽累，胸中萬語舌無聲。豈期三兩宗族外，君忽有贈寄深情。淡交原不在阿堵，鍾期早已慰生平。領君盛意復思君；君為國族惜斯文。興學惜才原一事，幾人如此盡忠勤！媿我猖狂才力薄，未能豎幟自成軍。安得印書百萬字，將心獻與青年羣？副君炬眼相期望，莫問收獲只耕耘。書罷短箋無處寄，風雨晦暝雞聲聞；長夜漫漫終將旦，青天白日已初昕！

戲改陶潛田園詩一首

贈林耀真先生

種菜安蒲路，日赤菜蔬稀，田園接住宅，旋踵便已歸。督工還自役，流汗汗沾衣。汗多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聞日敵投降口訊之次日，適值舊曆中元節。某君僱車邀飲，座中同僑猶未敢暢言及此。歸寓倍念衰親，不禁淚下。

東京降訊徧城鄉，口語相傳喜欲狂。異族混居虞變亂，同僑相戒莫聲張。幾年裹足遊無路，今日驅車飲滿觴。轉念慈親知此否，家書未作淚霑裳！

浣溪沙

三十一年四月廿九日枯坐任華校舍

門外懸旂號日章，舞獅結隊祝添依，（註一）幾多兒女暗心傷。  
鼙鼓聲聲哀世異，蕭齋寂寂似更長；乾坤此日最淒涼。

註一：「添依」諧聲「天長」。

醜奴兒

眼窺炎日西方下，暑氣將收；暑氣將收，願看櫻花逐水流。  
春歸夏至猶如此，且待新秋，待到新秋，一局殘棋又未休！

滿江紅 二首

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汪逆死於敵國呂古屋醫院。十五日逆妻陳璧君在南京諸逆議會中報告遺囑：墓碑只須書「江精衛之墓」五字。敵報消息如此。

一

一代巨姦，命送也，誰知底細？自甘作：戲場小醜，樊籠大吏。幾載南京加冕舞，一移東土遭繩繫；逾半年，賤骨運南歸，商埋瘞。

投胡虜，作奴隸；行不義，理應斃。囑書碑五字，似知罪戾。埋骨須污中國土，典型當爲千秋計。待來年，剖棺再鞭尸，將頭棄！

二

姦黨紛紛，說原委，國民奇耻。看此日，輓汪文錄，多堪髮指。姬旦輔孤遭毀謗，邾昌降  
狄供驅使：這豈容，信口下雌黃，混非是？

市井處，庸俗子，理不明，偏自智。謂汪奸降敵，伊誰意旨。且(馬旁)儉心胸談國策，岳  
飛秦檜成同志。問何時，鐵筆正人心，書青史！

大江東去

圍場一角，騰餘得一匹孤身猛獸。徧體創傷猶掙扎，自向叢林哀吼。血濺沈沙，聲催落葉  
兩眼深如斗。苟延喘息，還須些少時候。

料想此獸生來，深沈孽海，捱痛應長久；抑認虞人須總息，故示倔強求宥了且待一鎗，當  
頭轟擊，貫爾身和首。遊魂釜底，看將如何頑鬥！

沁園春

三十四年七月中旬，聯軍飛機大舉轟炸寇土。廿六日蔣主席，美總統，英首相聯名聲  
明，令敵速降。聞訊，喜賦長調兩首。

(一)

昔爾倭夷，未沐華風，不識桑麻。溯秦朝方士，(註一)歿身蓬島；唐時學者，負笈中華

；明初秀吉，猶膺封號：中國何嘗待汝差？維新後，反陰謀薦食，封豕長蛇！

田中計畫堪誇，將華夏先歸併汝家！（註二）但蜂蟻小毒，猶能決死，泱泱大國，豈不如耶？抗敵軍興，盟邦力助，掃穴犂庭願不賒。痛快否，看叢叢虜首，片片櫻花！

（二）

七十年來，血債如山，今須汝償！自琉球奪去，百般尋覓；馬關約後，愈肆猖狂，廿一條件，五三慘案，無故開兵劫瀋陽；蘆海畔，縱鐵蹄南下，欲盡吾疆！

八年灑血汪汪，拚國命，全華作戰場。幸普天兒女，慨慷赴義，加盟袍澤，爭得榮光。蠢爾蠻邦，倘知悔禍，應早歸降滅禍殃。消沈憤，待來朝盛會，舉酒千觴。

註一：秦時方士徐福等，奉始皇命至蓬萊諸島。日本熊野浦現尚有徐福碑墓。

註二：九一八瀋陽事變之前，日首相田中義一奏章，有云：「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須先征服滿蒙。」



# 舊詩的存在和新詩的將來

(一)

時代改變了，舊的東西衰退下去，新生的事物旺盛起來。這是宇宙間一般的規律。但這新陳代謝的過程，往往是延長得很久很久。舉交通工具作個例吧：火車和鐵路的出現，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汽車和飛機的出現，也都有幾十年了；而馬車牛車直到現在，還是被應用着。世界是這麼廣大，情形是這麼複雜，舊的新的東西不但不一定要互相妨害互相衝突，而且還可以相助相成。在中國文學的範圍內，三四十年来新的勢力蓬勃發展，舊的作品也確是衰退了，可是究竟沒有絕跡。新文學作家中，固然沒有人寫作舊的章回小說，沒有人寫作舊的劇本；但從民眾運動者看來，舊小說的寫法能夠深入民間，還是應該注意的。（劇曲與舊詩因緣很切，不單屬於戲劇的部門。）至於詩呢，舊詩的讀者比章回小說更多；新的作家中，也有些人偶爾地寫起舊詩來：王統照的歐洲遊記，把新詩舊詩輯在一起；七七以後，葉紹鈞還把與友人唱和的舊詩發表在刊物上；郭沫若是新詩人，也曾寫些舊詩；已故的魯迅先生是寫新的散文詩的好手，在集中也有舊詩七律七絕，被人傳誦不已。儘管新詩在發榮滋長，而舊詩殘存的力量，仍然是相當深固，不容蔑視的。舊詩為什麼會有這力量？舊詩有什麼可作新作家的借鏡？舊詩殘餘的存在，會不會影响新詩的將來？這些，我想都是文藝界的青年應該注意的。

## (二)

舊詩有什麼可給我們借鏡的？先說形式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就可考的而論，中國最古的詩歌，就是詩經中的三百篇（註一）。左傳荀子等書中，留存一些「逸詩」。其中有些也許是春秋時代的作品（註二），但戰國時代的偽作，當然不會沒有，因為偽造史事是戰國諸子的風氣。三百篇中，四言——即四字一句——的佔着絕大多數，逸詩的四言句子分量就少了一些。戰國時代的楚辭，句子長短不齊，三四五六言都有，但以六言佔多數。漢代開始有「樂府」，由東漢而魏晉南北朝，五言詩大盛。由南朝的梁陳以後，律體漸見形成，因此而有「古體」和「近體」的分別。至唐代，五七言律詩俱盛，尤以七言更多鴻篇巨製。五代，又由律體解放而產生又叫作「長短句」的詞，詞以後再解放而為元曲。

舊詩的形式，在過去兩千多年裏，大略地講，就有這許多變化。任何一種形式，都要經過很長久的萌芽時期，方才能夠成熟。而且新的形式成熟以後，舊形式的作品仍然在繼續產生。在清朝中，四言韻語，四六言辭賦，五七言律詩以至詞曲，還是各有名家。古體不因近體而退避，律詩不因詞曲而消亡。由這一點教訓，我們就想到舊詩不因現代新詩而立即退隱，是毫不足奇的事。

舊詩的各種形式，都和音樂有關係。春秋時代有「樂正」「太師」等官，專司樂歌。詩經的雅頌，原是為歌唱而作，國風更是自然流露的民歌。漢武帝設「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李延



半採胡人歌調作橫吹曲。配合樂府律調的古詩，多數是五言的，就直率地稱這類古詩作「樂府」。古代的文士和平民大概都是能夠歌唱的。曹操作短歌行開頭就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子夜歌有一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唱歌竟是這麼重要，所以歌謠都叫作詩，一切詩都為歌唱而作。漢魏樂府雖多屬五言，但到了晉南北朝五言詩已有不夠作為民歌形式的趨勢，晉代白紵舞歌全是七言，南北朝鮑照作梅花落，五七言并用。七言全盛的唐代，距離我們近些，牠和音樂的關係，看得更加清楚；況周頤詞話：「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李白作清平調，在皇宮中，由晉律專家李龜年歌唱，白居易的長恨歌等等作品，為當時一般歌妓們歌唱。劉禹錫的竹枝詞，係根據歌者的調子而作，作成後又教兒童們歌唱。（註三）竹枝詞亦稱樂府，即是民歌。直到現代，閩，粵各地的山歌，仍是承襲這竹枝詞——七言絕句的形式。梅縣詩人黃遵憲，就用這形式寫了些著名的詩歌。在詩學家說來，絕句原是從八句的律詩中割截四句而成的，牠的來歷和民歌竹枝詞不同；不過從形式以及結構技術上看，兩者却是完全相同的東西。從這點看來，可見七言絕句的形式，千餘年來，上自帝皇，下至小百姓，文雅如詩人，庸俗如農村男女，都在共同的應用。雖然各地方各階級唱的調子，很多差異，但七言絕句這形式在各地方都有牠的調譜，有着極普遍的音樂背景，則是事實。（註四）舊詩學者講究平仄聲調，不說「讀詩」，而說「吟詩」「詠詩」；他們縱使不懂得一些樂理，但他們吟咏起詩來，吟詠起詞曲來，總都沒有完全脫離音樂的關係。因為有着這類極廣泛的音樂

的背景，所以舊詩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

(三)

其次，詞彙與文法。

由於詩句形式和音節的限制，舊詩的運用詞彙，組織語句，與作散文以至日常的說話，都有不同。作文和說話，應該根據習慣的文法和語法，力求其「順」，而在舊詩中却往往容許「不順」，以「不順」為「順」，甚至以「不順」為巧。先看詩經齊風：

東方未明（註五）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衣裳」是個複合的名詞，「顛倒」是個複合的動詞，在語文習慣上是不能夠顛倒的。但詩人偏把牠顛倒起來，讀者就覺到聲韻和叶及變化的趣味，以不順為巧了。又如左傳昭公廿五年的童謠：

鴝之鴝之，公出辱之。……

「鴝鴝」是一個鳥名，絕不能添上兩個「之」字，縱使各為一鳥，亦不能附加「之」字。也許最初歌唱時只是「泛聲」，即是有聲無意的，記錄歌謠的硬把兩個「之」字湊上去了。到了近體詩中，這類情形就很少見，反而把虛字——即文法上所謂組織詞，極力減少。例如詩經魏風有——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河之干」即是「河邊」，在近體詩，則只有「河干」「江干」，沒人再寫「河之干」了。因為極力減少這種虛字，於是詩句往往變作全是實字——文法上說的內容詞——的排列。單有實字的排列，文法上的限制就寬了。「世事紛紛」成，「紛紛世事」也成；「花紅柳綠」可以，「綠柳花紅」也可以；要怎樣排列，可視聲調與對偶情形而定。由於實字的排列，有時候可以顛倒之故，就有人取巧·寫作「迴文詩」。記得隨園詩話有秋夜一首

煙深卧閣草凝愁，冷夢驚回幾度秋。懸壁四山雲上下，隔簾一水月沈浮。翩翩影落飛鴻雁，皎皎光寒靜斗牛。前路客歸螢点点，邊城夜火似星流。

顛倒讀去，一流星似火夜城邊……愁凝草閣卧深煙——，全詩意義相同。整篇的詩可以顛來倒去，文法限制寬鬆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文法限制雖很寬鬆，而選用字眼的工夫却很嚴格。賈島的「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起初作「僧推月下門」，經過了許久的懷疑，碰着韓愈代為決定，才用「敲」字。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綠」字本作「到」「作」「過」，也是幾經修改，才決定用「綠」字的。「綠」字所以好，就因為把春風的印象，新鮮而具體的表現了出來；以形容詞作動詞用，又覺活潑可愛。關於這種選擇字彙的工夫，唐盧延讓作的苦吟詩，說得非常有趣：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絲。險覓天應問，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選字的工夫，七言詩或者更重要些，因為七言式一句的意思，往往可以包含五言式的兩句，每一個字或每一個詞的任務更為重大。在文法上七言句更不如五言句的質直簡單。杜甫秋興「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許多人認為不合文法。據我看來，杜老所以要把鸚鵡的地位讓給「香稻」，把鳳凰一的地位讓給「碧梧」，這樣的故意顛倒，無非因為自己的主要印象是「香稻」和「碧梧」，不是鸚鵡和「鳳凰」而已。秋興又兩句：「千家山郭靜朝暉，百處江樓坐翠微」。「翠微」係指青山的浮動的色彩，假如寫散文，「坐翠微」是不成話的。但在舊詩裏，這樣排列，却可以理解，而且還可以增強索解的意趣。

二十多平前出版的白話文學史國語文學史一類書籍的著者，多把非律體的舊詩當作白話文學國語文學的作品，我認為舊詩很難分辨文白。詩中很多不合文法或語法的句子，就是難辨其為文為白的第一個理由。古代的民歌，經過了許多修飾，流傳到現在，早就成了貴族與平民的雅俗共賞的東西。以木蘭辭為例，大部分的句子都可認作近似白話的，但如——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便是修飾很精緻的文辭。後二句并且是律詩的句子了。一般著者又認近體詩為「非白話」，但如唐人崔護的題昔所見處：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又如白居易長恨歌中的：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都是明白如話。然而不是白話，也不能說是古文或文言。那些名作家只苦心揀選切當的詞彙字彙，絕不注意文白之分，俚俗的字眼儘可以登於大雅之堂。這也是舊詩人與文士絕對不同的態度。

#### (四)

其三：詩意和表現詩意的技術。

現代文藝界有一個通俗的術語，就是「詩意」。「詩意」是什麼呢？我想就是不容易清楚地表現出來的印象和情感；相當前人所說的「詩思」，「詩興」之類。某一種境況使我們腦子得着一種「印象」，如果這「印象」可以清清楚楚毫無剩餘地表現出來，好像是攝影一般，這就不是「詩意」。反之，所得的印象，似乎經過選擇一番的不能夠表現得十分的清楚和周到，只是可以表現出來，好像是畫家的圖畫一般耐人尋味，這便是「詩意」了。情感也是如此：閑適，激昂，歡欣，苦悶，憂愁，悲痛……這種種情緒，多為人所共有，但單單說我歡欣。我悲痛。固然不能成為「詩意」，就是長篇累牘地說去，也未必能成為「詩意」；一定要表現得恰到好處，不太少也不太多，可以給人想像，這才算「詩意」。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說的：「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好色」與「怨誹」都是人的情感，而「不淫」「不亂」即是表現得恰到好處，這才成了好作品。

情感的表現法，必有個我在，是主觀的；印象的寫法，不應有我在，是客觀的。情感雖不外喜怒哀樂之類，但來歷往往出自印象，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是由自然界所得的印象，是客觀的說法，却可引起孤峭的情感（杜甫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是由社會間所得的印象，可以引起不平的憤恨的情感。有些作品中，一面寫着印象，告訴人家有這樣的事實，一面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必須表現出來。要求讀者共鳴。白居易在新樂府中的寫法，大概都是如此。在客觀的敘述後，忽然間又現出一個我來，在文章作法中是可以讚賞的。但我們也該明白；對着感悟力較為薄弱的讀者，最後幾句提示的話似屬必要。「邊功未立人生怨，請問新豐折臂翁」這類似乎多餘的句子，在傳佈上的效力却很大的。

從人情世故中所得來的印象，一經說了，好像極平凡，但因為以前未曾被道破，作者能夠真切地表現出來，這就成了人人感到實獲我心的好作品，舉兩例如左：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唐張謂：題長安主人壁）

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恐更郎當舞袖長。（宋楊億：傀儡詩）

人生有些痛心的事實，自己不願意也許不敢明白道出，但撫今思昔，又必須有所表現，因此就借用別的事物或典故，作「寄託」之用。陸放翁有一絕句云：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鶯鴻照影來。（沈園二絕之一）

「春波綠」「鶯鴻照影」，粗粗一看，已經是一個有詩意的印象。「鶯鴻」這詞兒，出自曹植洛神賦的「翩若鶯鴻，婉若遊龍」，原是用來比喻美人的姿態，放翁則用以代表他一生戀戀不忘的為母親逼出的故妻。因為有着這一段曲折的不易表達的「詩意」，這首詩就變作絕唱了。借典故作表現，這是舊詩中的一種便宜處。魯迅所作絕句中「可憐無女怨高丘」，即借用離騷「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表現自己的孤寂之感。

宋儒喜歡談「理」，寫了些哲理詩。但說理之外，一定要表現出自己的情緒，例如：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就表現着閒適的自得的情緒。假使寫的純粹是哲理，那就將變成宗教家的偈語，醫家的湯頭歌括，雖然形式是詩，終究不能承認它是詩。許多詠古物的舊詩，亦是如此。「古」可以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印象，因而可以引起人的某些感想。蘇軾作石鼓歌，結末四句：

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你壽！

這完全是情感的表现了。

## (五)

有詩意的詩和無詩意的詩，可以概括稱作「韻文」。時代越古，韻文的用處越多；時代越近，韻文的用處越少。現代的政府文告，已少見韻文；科學的醫書更不會有歌括。而且，人的智識廣大了，進步了，古人認為希奇的，現代的人不覺得希奇；或是覺得希奇，而只是加以研究，不作無謂的「興亡百變」的感慨。三四十年前發現的殷虛的龜甲文字，比周代的石鼓古得多了，可是我們只見若干專門學者認真的考釋，沒有文人去學韓愈蘇軾作什麼龜甲歌。人情世故的印象也是如此，「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這一類的話頭也不會再寫成詩歌了。時令的變遷，前人照例要表現一些感慨，「傷春」，「秋興」……是常見的詩題；「春花」，「秋月」……是最常用的字眼，現代的新詩人決沒有這類的詩篇了。再就社會教育上看：古代認識文字的人比現代少，詩歌的傳佈可以深入文盲大眾，白居易「為民為物為事」的作品，假使他生在現代，大概地說：像琵琶行，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的題材，都要寫成更加深刻而動人的小說；也許他只是被看作小說家不是詩人了。換句話說，詩歌的題材到了現代，已經大大減少了。不錯，新的社會當然會有新的題材，可以創作出新詩歌來給大家歌唱。可是在目前這社會還在胎中，一般作者不但未能看見這新題材，而且連表現那新題材所應有的字彙也還是缺乏，還是期待大眾的創造。兼用新字彙去寫新的題材，舊詩的形式當然不夠合用，以新詩代替舊詩，是必然的結果。



二三十年來，新詩已經產生不少，詩的形式已有了好些變化，但沒有一種的形式，具有「平平仄仄平平」的一般力量，被公認作應該遵守的規律。沒有確定的形式，似乎很方便，但寫了出來，不能得着廣大的讀者。凡寫作技術已經很熟練的作家，在作品中，自然會有他的一種形式。但這些像以前填詞家的自度曲一樣，吸引讀者的力量總不及舊體詩。給予讀者記憶吟誦的方便，也不及舊體詩。這在過度時代，是無可如何的。

直到現在，流傳得最廣的新詩，要推胡適的樂觀，陳銜哲的鳥……那一些初期的作品。那些作品，曾被編入中小學的國語讀本，曾被言語學專家選入國語留聲機片中去。被選的，即是流傳得最廣的原因，除了意義極淺白之外，就是他們承襲着舊詩詞的用韻的形式，又是國語的文句，（註六）讀來非常順口。記憶也很容易。鄭振鐸的我是少年，也是這樣的形式，但因有打破一切威權的話頭，不合某一種潮流，後來便從課本內逐出去了。這是閒話。看了中國歷代的詩歌（包括詞曲），我認爲詩歌總該叶韻；叶韻才可以吟咏歌唱，可以吟咏歌唱才成其爲詩。假如不預備作歌唱吟咏的，縱使詩意濃厚，儘可寫作散文詩，散文詩的不能被吟咏歌唱，正如一種單有冗長的對白的劇本，不能作排演之用，是紙面上的藝術品，不是口頭上的可以配合音樂的藝術品。

其次，要使口頭上可以吟詠歌唱的詩句，比較紙上的散文的句子，總要簡單些。現代的白話文，一個完全的句子，可以長到一百或八十個字；一個用逗點的句子，也可以長到三二十個字。新詩

的句子，我想最好不要超過十個字，如果用新文字來寫，把一個詞兒只寫成一個字，字數當然更少。要這樣，才容易歌唱，才可以使聽者懂得是什麼意思。幾年前所流行的歌詞，例如「寒風習習，冷雨淒淒，鳥雀無聲人寂寂」，「月如眉，星如棋，露沾不濕衣，在這良夜裏，我倆相扶依……」幾乎全是舊詩詞的字彙，句子更完全是舊詩詞的形式。其所以容易歌唱，容易流行，就在乎句子簡單不累贅。新詩歌中，到底應該不應該容納舊有的非白話的字彙？這是一個問題。舊詩以至於詞曲，我看總是似文似白不文不白的。不過詞比舊詩，在語句形式和字彙方面，都更近似白話，曲又更接近了。用白話寫新詩，原是自然的趨勢。除了一部份屬於內容詞的字彙不能分辨為文為白的以外，新詩總該朝着純粹白話的目標做去。南洋戰事發生以前，國內來的一般最進步的文藝刊物，所有的詩歌多數都沒有能夠做到這一步。舊的偏僻的字彙，竟被當作新的「詞藻」點綴在新的作品裏面。有些詩句真是難得讀出來。有人把這種讀不出口的詩，稱做「新鮮活死人的詩」，「新鮮活死人的腔調」，說牠「放出腐爛的臭氣」；主張新文學界必須來一種朗誦運動。（註七）這些話，對於學習寫作詩歌的青年是很有意思的。

無論舊詩和新詩，都是中國語言文字範圍以內的東西。要用中國的語言文字來寫作詩歌，那麼，研究中國舊詩的演化史，實在比參攷外國的詩歌作品更為重要。新詩的歷史比較舊詩的歷史當然很短暫。但雖然短暫，總已經走到新的路上去了。路，是由人們的行走而成就的。走的人越多，路

線越加確定；不斷地加以修整，就會成了平坦的大路。將來這大路告成，舊詩終究是要變作古董的。

關於用韻一點，我想在這里補充幾句話；漢字的意義往往因時代變遷而略有不同；至於讀音，更多因地域因時間而發生差異。古代詩賦，現在讀起來，有很多不能叶韻的，這是因為讀音的不同；有許多是拗口的，這是因為古人讀音在平仄聲調方面，並不甚嚴格。填詞用韻，不同詩韻，這大半是由於時代的變遷；作曲用韻又不同填詞，這大半因為：詞的作者多屬南人；曲的能手產於北地。近代通行的「詩韻」，即所謂平水韻者，平上去入四聲，共一百零六韻，實淵源於南朝，而大定於唐宋，迄清康熙朝而以法令確定之。其中各韻所羅列之字，可作研究古音及方音者的參攷，但與現代國音却甚多枘格不合：一，陰陽平合為一韻，而「東」「冬」竟屬兩韻；二，例如「支」韻中，有「宜」「移」等齊齒音，又有「支」「枝」等舌葉音，「而」「兒」等捲舌音；有「資」「雌」「思」等舌齒音；三，近代已有確定的讀音之字，如「車馬」之「車」，「生涯」之「涯」，而在詩韻中却有二三樣讀法，分屬於兩三韻中。現代的作者和讀者，既大多數不明白——最少亦不慣于誦讀數百年前或千餘年前的古音，而寫起舊詩來，竟完全根據古音而押韻，這是何等不合理？作新詩的便不同了，根據現代的讀音，而押韻之字亦多不分平仄，好像承襲詞曲用韻法的趨勢而解放得更加徹底自由。這雖然是小小的一點，但亦可以看出舊詩的應該沒落，新詩却是前途無限的。

註一：所謂唐堯虞舜時代的擊壤歌，康衢謠，卿雲歌，南風歌以及尚書所載元首歌，五子之歌等，都屬三百篇以後的偽作。

註二：如左傳元年的「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之類，詞極簡樸，三百篇時代有產生此類作品的可能。

註三：見劉作竹枝詞短序。

註四：有些長篇的講述故事的民歌從「自從盤古開天地，一朝天子一朝臣」唱起，全是七言，也只是若干絕句的湊合而已。

註五：古音「明」讀如「蒙」與下「裳」叶字韻。

註六：陳銜哲的鳥，曾經教科書編者的一番改作。

註七：見瞿秋白著亂彈。

# 跋

叔昭

大概是兩個月以前吧，在大公商報社承恩先生編的「大路」上見到實中先生所著子夜詩歌行將出版的消息。素來知道實中先生筆鋒犀利，思想明確，從他平時的論文看來，他的人生態度是嚴肅的，有時偶然從報章上見到他和朋友唱的詩句，又是情趣盎然。有這幾種長處，相信他的詩集出版，必將在這荒蕪的爪哇文壇上放出燦爛的異彩。因此，希望這消息能早日實現。

意外地，他突然寄信給我，並將已排版了三分之二的樣本和附錄「舊詩的存在和新詩的將來」的底稿寄來，要我為他校訂。慚愧得很，我平時雖然喜歡閱覽文藝書籍，自己却苦於眼高手低，怎敢應承作校訂者呢！只是他的詞意很誠懇，不為他花些時間，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但我自己確實事忙，於是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把那樣本大略翻了一下，捉出了幾個誤植的字，並斗胆的對於他的論文（附錄）提出了些意見，請他自己修改。就這樣算交了卷。實中先生大概要怪我懶惰呢！

看了這本詩集，我證實了我以前的猜測不曾錯誤。就如他序文中所說的，他珍視「文章合為時而作，詩歌合為事而作」這句教訓。他的詩歌多數是看了社會間許多的不幸和不平，為抒憤恨而作的，這正是「為時」，「為事」。他在論文中說：「人生有些痛心的事實，自己不願意也許不敢明白道出，撫今思昔，又必須有所表現，因此就借用別的事物或典故做寄託之用，這就是說：凡有憤

子夜詩歌 跋

恨，傷痛，必須用種種方法和種種形式發洩出來。在日寇侵佔下的黑暗時期，耳聞目睹，可痛心的事正不知多少！一個情感豐富的文化工作者，又焉能忍耐他的忿怒？然而，在高壓之下，公開發洩絕不可能，他的憤恨因此蘊蓄得特別深沉而濃厚，從筆尖底下洩導出來，也就特別的值得玩味。在這詩集裏，沒有為私人發牢騷的作品，沒有無病呻吟的堆砌的文字。這詩集裏：有的是對敵寇順民的憤恨和哀憐，氣勢磅礴；有的是友情的懷念，真摯懇切；有時即景成句，美麗雋雅。由這些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是多麼豐富，襟懷又多麼曠達！

在四十自叙裏有一句「棘態初聞戒食堅」，說他在幼童時代聽見別人談論耕牛將被宰殺時的穀棘之態，甚是可憫，惻隱之心，油然而起，從此違背全家，毅然戒食牛肉。這事情雖屬迷信可笑，却已可見得他從小就有向善的實踐的精神。最後兩句：「茫茫學海無窮味，用代袈裟解苦辛」，誠實地道破了自己全部生活的秘密，也就正是他超出平凡的根由！

讀者們！當你們把這本小冊子細心地玩味一番以後，相信與我也會有同感的吧！

卅七年七月廿九日